

◎文学新地理⑩

# 浙江文学：多元传统与时代前沿

夏烈

浙江是时代文学变幻的前沿，这与它在中国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行动力有关。文学要对时代作出及时回应，这种回应是理解、是消化、是反思，亦是内在超越。

谈浙江的当代文学，或者更为精微地聚焦到三五年来创作结构，则可以也应该作一番欲观微而先宏观的探研。

浙江的当代作家不会忘却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开的浙江荣光，现代文学“半壁江山在浙江”的事实一直成为并不遥远、甚为切近的文学记忆。现代文学传统、五四所形成的文脉仍然直接影响着浙江作家的当代创作，鲁迅、茅盾、郁达夫、丰子恺、穆旦等仍以具体的方式影响着浙江作家群。也就是说，浙江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四现代文学的烛照，也常常使自己葆有这一镜象，所以他们的创作总体上显得相当“有文化”。

放在“新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传统中，浙江当代作家自有一份像样的名单，麦家等作家将自身的文学根系深深扎入世界与中国文学营养的深处，转化为小说艺术的现代性表达、人性关注和人道情怀。麦家向故事、传奇和历史索要资源，将题材的类型化、情节的智力化降落到人物世界，《暗算》《解密》《风声》等反映特殊职业身份者的情怀情愫和价值信仰、家国立场，将宏大叙事融入喜闻乐见，探索人的意志、智力，选择如何应对时空命运的巨变。

艾伟、吴玄、钟求是、哲贵、东君、海飞、界愚、鲁引弓坚持以现代精神理解人类及其艺术表达。这些“60后”“70后”作家都从“先锋文学”的学习中诞生，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面对历史和现实锤炼自己的代表作。其中，尤以艾伟的《越野赛跑》《爱人同志》《风和日丽》《南方》等实力强健，最具野心、格局。他们的小说实践让人常常会觉得还是被“低估”了，这既囿于“南方”在中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相对弱势——比如语言和文化的中非中心、地方化，比如乡土和家族宏大叙事的缺乏，而城镇、都市、商业叙事更为突出。也有评论、传播、阐释不足的短板，浙江的文学评论队伍、平台跟创作阵营是不够匹配的，许



黄亚洲



麦家



艾伟



张忌



汤汤



南派三叔

- 代际结构完整，文备各体
- 儿童文学创作环境良好
- 网络文学创作异常繁荣

多作品像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欠缺及时有力的探讨和推动。

但整体讲，一是，浙江作家在年龄代际的结构上较为完备。“50后”的黄亚洲、王旭烽、李杭育、王手、朱晓军、袁敏、袁亚平、李庆西等新作不断；“60后”的余华、麦家、艾伟、钟求是、陆春祥、苏沧桑、潘维、梁晓明、荣荣、孙昌建、赵柏田等兼擅各体；“70后”的黄咏梅、哲贵、海飞、东君、界愚、陈集益、泉子、孔亚雷、鲍贝、方格子、吴文君、周华诚、斯继东等正当中坚；“80后”的张忌、祁媛、朱个、雷

默、草白、徐衍等崭露头角；“90后”的冬筱、蒋话、疯丢子、七英俊等也自成特点。

二是，浙江是全国侨乡侨民较多的省份，海外浙江籍作家创作水准不低，保持着与国内文坛深度的互动关系。代表者如旅居加拿大的张翎、陈河等。前者以《金山》《余震》《邮购新娘》《劳燕》等为文坛所知，展现了她勇于介入历史、擅于刻画世相、优于跨国题材的综合实力。后者以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天然的故事编织力，蓬勃的想象与推理，写出了《沙捞越战事》《红白黑》《甲骨时光》等长篇。

三是，浙江的儿童文学创作居于全国前

列。这一领域的创作和评论力量相得益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存在。冰波、汤汤、毛芦芦、张婴英、赵海虹、孙玉虎、王路、方卫平、孙建江、吴其南等共同构成了良好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态。

四是，浙江的文学创作尚有逾越规矩、圈层的作家作品，在施加有趣的补丁结构。比如吴晓波的财经写作，从《大败局》到《激荡三十年》，别具一格，除了财经记者出身的那点专业活，他的写作长处归根结底还是来自良好的文学训练。比如傅国涌，以学者工夫作底，从中国言论文史的文章出发，诞生了诸如《金庸传》等文史作品，其实也是浙江文脉传统的一支延续。此类作者还有徐迅雷的杂文等。

面对互联网、大众文化发展趋势，浙江文学创作要说第五个的特点，一定是网络文学的繁荣兴旺，和文学与影视改编等视听艺术的密切关系。

从安妮宝贝到南派三叔、流潋紫、天蚕土豆、烽火戏诸侯，从全国第一家省级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到中国网络作家村的集聚效应，从“70后”到“90后”网文“大神”代不乏人……浙江的网络文学首先自然是受了媒介转型的红利，但能够泉源不绝、可圈可点，确实跟传统文化积淀和通俗小说文脉有关，也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民文化消费力提振有关。

浙江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代表性省份，曾提出建设“全国网络文艺重镇”和“全国影视副中心”的定位。这使得文学与影视改编等视听艺术的关系愈发密切，探索着“梦工厂”式的全产业链文化工业及至数字经济模式。固然这不是文学直接关心的事，但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讲，必然会改造和哺育未来的文学形态和文学功能。

也许，文学理应沉思人类社会巨大快速的运行之殇，挽留正在消退的人文和美学价值，但未来仍然在合力的结果中形成与降临，文学究竟以何种作用参与到合力之中，正是浙江为代表的文学地理呈现的复杂性和前沿感。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作家谈  
尹学芸

## 从罕村到坝城

很多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构想，我的小说人物从罕村出发，抵达的地点就是坝城。就像候鸟有规律地迁徙一样，而且迁徙的地点相同。两地之间相隔并不遥远，但足以让人物有时空的距离，以便于华丽转身。这又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不同，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回乡的路山重水复，讯息遥远而隔膜。而我笔下的乡村和城市，是彼此纠缠不清的牵扯。几十公里的路程，既便于相互抚慰，也便于相互伤害。骑车也就一个多小时，包碗饺子回家，都还是热的。可流言也许先于你抵达了。于是我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属于乡村题材的，就是罕村背景。写到城市题材，背景就是坝城。把属于乡村的纠缠和城市的牵扯放在一起，就是长篇小说《菜根谣》。可以说，我一直在找这样一个统领机会，让两个地域符号一并走到前台，让读者认识。如今，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再往现实里说，这块版图统称为“蓟”，就像北京的蓟门桥。过去谓之蓟县，2016年底撤县建区，改称蓟州。蓟州其实也是古称，春秋时属无终子国，并在此建都。我单位办公楼的楼下埋着许多块石碑。据说当年是因为无处存放，掩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有一种野菜叫蓟草，它的学名叫大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起丹，开紫色的花，果实长椭圆形，全草可以入药。”这是我小说的开头，一看就与那方水土有关。拿野菜做文章，也是“职业”使然。从手到脚会干活，不多就长在地里。春风里，夏天雨里，野菜挖的无尽无休，也不知喂活了多少鸡鸭牛羊。可以自豪地说，天底下的野菜没有我不认识的。

罕村三面环水，中间有一条通天河。大S弯的州河曾因引滦入津而闻名。但我想说的是那两块河滩地，都在大S的臂弯里。各有各的传说，而且都与明朝立国建都有关。这都是比爷爷奶奶奶更古远的人在昏暗中油灯底下编出来的。于是我经常想，我们这个村庄是有其特殊之处的，民间传说都敢与皇帝发生关联。所以我们小时候夸谁长得好，就说可以进宫当娘娘。“皇帝都没有了，上哪去当娘娘？”我8岁的时候就有过质疑，只是声音微弱。但这些元素符号会变成泥土让种子生根发芽。而那些泥土的质地，就与别处不一样。长大了些我终于明白，那些传说没人相信，但大家喜欢一代一代往下传，直传到无人可传。

否则，在漫漫长夜里，有什么事情可干呢！我这样理解。

坝城是方方正正的一座城池，只东、南、西面有城门。北部有大山做天然屏障，当然这说的是古代。我从1988年至今，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做各种各样的事，见各种各样的人，拂晓时分几乎走遍了它所有的街巷。独乐寺，白塔寺，关帝庙，鲁班庙，文庙，钟鼓楼，在城中心集结了一组古代建筑群。我就在它们身前后转身，天色渐渐暗了，空中飞着许多灰白色的蝙蝠。有清脆的风铃声由远及近。人们穿楼而过，青石板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曾有媒体请人总结坝城人的特点，便有朋友给出答案：拧，硬，横。身为京畿锁匙之地，既是交通要冲，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记载，清军入关后曾三次屠城。为什么？盖与本城人脾性有关：至死不屈。

这些都是我小说中遥远的背景。我交代这些，是想说明人物与历史有从属关系。遥远的一点血脉在这里聚结，成就了小说里的小猫和伶俐。她们从提着篮子挖野菜的时候起，生命便以一种相克相生的状态存在。很多时候她们是两个人，但在某个需要交手的瞬间，她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看惯了文字中的油腻，猥琐，背叛，险恶，便想写一部与侠义有关的故事，也好不辜负慷慨悲歌之名。我们骨子里是个有侠义的族群，只是很多时候容易遮蔽。当主人公冯诺诺的寻找变成一种执念，她便不会一无所获。生活其实就是这样。“表面上是打碎的台灯，可它柔和的光亮在暗中隐藏着。你轻轻开启它的开关，你眼前的一切就都亮了。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文学其实也是这样。

## 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

——读肖亦农长篇小说《穹庐》

梁鸿鹰



肖亦农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肖亦农的长篇小说《穹庐》有志于凭借那些过往历史所赋予的条件，还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把我们带入渐行渐远的历史风尘之中，让我们领略1920年前后布里亚特草原的峥嵘岁月和布里亚特人回归祖国的波澜壮阔。小说对这段隐而不彰历史的感人描述，对国家民族走过的一段非凡历程的真切回望，是对蒙古族人民的英雄主义、爱国情怀的热烈讴歌。小说中，感奋人心的个人命运、部族命运与历史迷雾间的猛烈冲突，被以极富画面感的笔触揭示了出来，而处于历史境况中的人在具体时代环境中曾有过的迷茫和宿命感，始终在推动着小说的进展。

内涵与品格来自对历史的思考洞察，一

部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在展现过往人生和世界画卷的同时，给人以启迪与教益，在这个方面，作家创作时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追求。因此，《穹庐》所体现出来的捍卫、生存、回归等主题，没有被概念化、抽象化，而是通过具体鲜活的人物的喜怒哀乐、挣扎与反抗反映出来的。对于历史，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肖亦农在处理这一题材时，表现出了强大的辩证思维力量，把一个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情跟人物命运、时代走向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不断丰富作品的历史容量和文化含量。随着小说的行进，我们与人物一同踏进十月革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节点，一同走进不同的地理空间，

渐次看到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等自然景观，看到在多民族多国家背景中，多种社会制度交织在一起的绚丽。

小说关于蒙古族的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关系，封建农奴制和现代文明冲突之间的关系等话题，为人们认识蒙古民族、布里亚特部落，提供了形象的教材，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的文化修养去用心体悟。

文学是人学，小说最终落脚点和关键点还是人物塑造，如何在书写历史中表现人是一个课题。人具有社会性，而对其天性力量的判断，应当以整个社会发展的力量为准绳。我们在认识小说中的主人公嘎尔迪老爹时，也需要有这样的观点。这个人物形象鲜



殷健灵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殷健灵非虚构新作《访问童年》，是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作品。作品中受访者从1922年出生的老人，到2005年出生的孩童，年龄跨度将近一个世纪。年龄各异、成长时代各异的个体讲述，连贯成了“儿童”“百年”两个主题，构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百年中国童年集体记忆的史诗。百年童年小史从一个侧面辐射出社会景观和乡土变迁，更记录下不同时代和地域里孩子们的心灵和感情。

20世纪的中国在宏大史学叙事里一般以沉重灾难的描述居多，而在眼睛清亮纯净的孩子看来，百年中国的面貌有着其多面性。书中样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从一个全新的

角度重返历史现场，述写世纪巨变，更在于重返国人的精神原乡，看童年精神的变迁，从“来处”，看“未来”。

敏感、细腻的笔触是很多女作家的特点，她们对生活细节、细微心理状态和情感状态的记忆和描述比男性作家有优势。然而，殷健灵的这种细腻又分外不同。她的语言，不仅仅是细节或情感的复现，而是一种细节夹杂着听觉、嗅觉、视觉、感觉的复现。书中《“我吓坏了，不知道妈妈要把我拖去哪里”》一节中，“我时常会在深夜里醒来，透过密闭的窗帘，总能依稀看到外面有薄光透进，光，永远比黑有穿透力，即便在黑暗笼罩一切的时候……没有纯黑的夜

空，正如这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绝望的生活，哪怕黑暗压顶，也一定有细微的暖流和光亮在深处潜行。”是在写黑夜，又是写人内心情感的细腻触探和对生命状态的重新认识以及自我生存价值的强烈追寻。这种书写与暗夜无缝地贴合在一起。

每一个童年故事，或童年叙事，都是在时间的线性结构中展开的。但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叙事结构与时间构成了一种双线结构，指引时间的跳跃、展开或延宕——那就是，细密的内心情感变幻。殷健灵的很多作品都隐藏了这样一个结构，看似线性推进的时间叙事背后，隐藏着情感流动的线索，这让她的作品结构变得不再单薄。外在的时间

陈香

## 百年中国童年精神变迁